

副刊

母亲的小菜园

□郝兴燕

母亲的菜园不大，不过方寸之地，却仿佛藏着整个四季的秘密。它蜷缩在老屋后院的一角，被低矮的砖墙围着，像一块被时光遗忘的绿手帕。可就是这小小的园子，却总能在恰当的时候捧出鲜嫩的青菜、饱满的豆角、或是几颗羞红了脸的番茄，仿佛母亲的手心里永远播着春天。

早春时节，母亲便开始翻整土地。她弓着腰，锄头在泥土里划出深浅不一的沟壑，新翻的土泛着潮湿的褐光，散发出一股腥腥却令人安心的气息。偶尔锄头碰到石子，便发出“叮”的一声脆响，像是大地在轻轻应答。

母亲的手粗糙却灵巧，她将种子一粒粒点进土里，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哄婴儿入睡。菠菜籽细小如沙，黄瓜籽扁圆饱满，而南瓜籽则像一枚枚微型的盾牌。埋好种子后，她还要细细覆上一层薄土，再用手掌轻轻压实，仿佛在给大地盖一床温暖的被子。

几场春雨过后，嫩绿的芽尖便顶破土层，怯生生地探出头来。它们起初只是星星点点的绿意，可不过几日，便连成一片，像是一封封写给春天的信，被风一吹，便哗啦啦地翻动起来。

夏日的小菜园最是热闹。豆角藤攀着竹架往上爬，细长的须蔓像婴儿的手指，紧紧抓住一切可以依附的东西。黄瓜藤则更加肆意，宽大的叶片下藏着毛茸茸的小瓜，顶端还顶着未凋的黄花，像戴了一顶俏皮的帽子。

母亲每天清晨都要去园子里巡视一番。她拨开叶片查看茄子的长势，捏一捏青椒是否结实，有时还会蹲下来，用手指轻轻弹一下西瓜，听它发出沉闷或清脆的声响。她的目光温柔而专注，仿佛不是在检查蔬菜，而是在倾听它们的私语。

蜜蜂和蝴蝶是园子里的常客。它们在全黄的南瓜花间穿梭，翅膀沾满花粉，飞起来时像撒了一路细碎的金粉。偶尔有瓢虫停在菜叶上，母亲从不驱赶，只是笑着说：“这是园子里的卫兵，专吃害虫哩。”

秋日的菜园渐渐安静下来，可依然慷慨。番茄由青转红，沉甸甸地坠在枝头，像一盏盏小灯笼。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，仿佛永远取之不尽。而角落里那株老柿子树，则挂满了橙红的果实，远远望去，像是举着一树的小太阳。

母亲采摘时总是小心翼翼。她掐豆角时只取最饱满的几根，摘茄子时用剪刀轻轻剪下，生怕伤了枝干。她说：“菜也是有灵性的，你对它好，它才会回报你。”

收获的蔬菜从不浪费。母亲会把它们分成小份，送给邻居、亲戚，或是腌成咸菜、晒干干菜。她常说：“菜园里的东西，一个人吃是滋味，分享给大家才是福气。”

冬天的小菜园看似沉寂，实则暗藏生机。母亲会在霜降前撒下菠菜和油菜的种子，再盖上一层稻草保暖。寒风中，那些嫩绿的幼苗依然倔强地生长着，像是一群不畏严寒的小勇士。

雪后的菜园最是好看。厚厚的雪被下，隐约可见几株耐寒的青菜，它们的叶片边缘被冻得微微透明，却依然挺立。母亲有时会扒开积雪，摘几片嫩叶煮汤。热腾腾的汤里浮着翠绿的菜叶，一口下去，仿佛咬住了春天的尾巴。

如今我离家多年，可每次回去，仍会先去小菜园看看。那里的一切似乎都没变——豆角架依然歪斜，柿子树依旧高大，泥土的气息还是那样熟悉。可细看之下，母亲脚步慢了，弯腰时有些吃力，锄头也不如从前挥得利落。

我终于明白，母亲的小菜园从来不只是种菜的地方。那是她的画布，她用汗水调和色彩，用耐心勾勒轮廓；那是她的日历，每一株菜都标记着时令的更替；那更是她的语言，沉默却深沉，用最朴素的方式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坚持。

土地不会辜负勤劳的人，岁月却会悄悄带走力气。可无论怎样，只要种子还在，春天就一定来。就像母亲的小菜园，永远在某个角落，安静地生长着希望。

金鸡菊盛开的初夏

□江初昕

金鸡菊，柳条状的绿叶搭配金黄色的花儿，纤软而细长的花茎宛若是一根编绳，纤纤花茎在灵巧的手里来回翻舞，很快就编织成一个鲜艳夺目的小花环。头戴花环，手持鲜花，秀丽乌黑的头发，端庄典雅的花裙子，置身于一片灿烂的金鸡菊花海，用手机拍摄下来，青春靓丽，笑靥如花，真是美不胜收。

金鸡菊的花期比较长，花儿开谢了，花瓣依旧附着在上面，任由日晒雨淋，直至枯萎，萎缩于一团，连同花茎一起萎凋凋零，归于泥土，真可谓“新枝黄叶瘦，残梢花最肥。”一朵花败，其他的花儿前赴后继，欣欣赶来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仿佛是一场接力赛，要把乡野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妆点得雍容华贵，令前来郊游的人惊呼不已，叹为观止。

□何小琼

开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”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是君子无尘。而人心之所向，由心而起，如有杂念，必定浮躁不安，心静自然凉。能够不为外界所迷惑，始终守初心，那何愁身边不是处处花开烂漫，处处是净土。世事纷繁，我自守本真，任你浮华动荡，我仍是心无尘埃，日子自然过得活色生香。一朵花，开得再小，香气再微弱，也有它的大格局大世界，也是它独守的美丽，一片叶子，无论身在枝桠高处，还是低矮丛中，也会心明如镜，安然舒适，静好岁月自然如影随形。

窗外阳光明媚，鸟儿欢唱。关上电脑，泡一杯明前龙井，捧着《心的事情》，悠然自得，心若莲花洋溢着芬芳甜美。

□王玉美

处，都无法割舍。

去年春日，我终于有机会回到故乡。远远地，我便望见了村头那棵老槐树，它依然枝繁叶茂，槐花如雪般绽放。走近它，深吸一口那熟悉的槐香，泪水不由自主地模糊了双眼。故乡的变化很大，许多老房子都已翻新，曾经的小伙伴们也已长大成人，各奔东西。但那槐香，却一如往昔，未曾改变。

在故乡的日子里，我又品尝到了母亲做的槐花麦饭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熟悉的味道，淡着这些年的经历与变化。那一刻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，槐香深处，便是故乡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，更是一份情感的寄托，一份无法忘却的记忆。无论未来的路还有多远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故乡的槐香，都将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，成为我灵魂深处最温暖的港湾，指引着我回家的方向。

□耿艳菊

的就是海棠，早春的时候，海棠枝上刚长出一些浅浅淡淡的绿叶，像淡淡的一抹微笑，望之，也会跟着露出微笑。渐渐地，风柔和了，那绿就有了盈盈之美。

我每天都仔细观察着，好像每天都差不多，然而只要一场雨后，海棠树的叶子突然间就成了海棠树的主角，青翠欲滴的一团，让人精神为之一阵。觉得那花落也不必忧伤。

正如李碧华《胭脂扣》里的那句话：“若有所待便是人生，若有所憾也是人生。”花落的遗憾，就让它成为人生憾事吧，不完满才是生活。好在，生活中总有一些人，顿时明亮的遇见和欢喜。

人参与变成了聚众斗殴，打斗得不可开交，难分胜负。风儿是裁判，风儿止了，它们也就消停了，静静地相互对视着，随时重拳出击，令身边的伙伴们防不胜防；又让人想起南宋民族英雄岳云手里的擂鼓轰金锤，骑着一匹战马，一马当先冲锋在队伍的前面，抡起手中的金锤左右开弓，驱逐鞑虏。身后是千千万万的金锤，千军万马，雷霆万钧，呐喊着、奔跑着，震天撼地，威武雄壮。

一群户外郊游的行人无意发现了河滩上的一片金鸡菊，惊讶不已，张开双臂，朝河滩上那片金鸡菊飞奔过来，惊吓得花丛里的蝴蝶四处乱飞。花好还须赏花人，他们捧起一朵鲜艳的花儿凑在鼻子前嗅了嗅，一丝淡淡的清香直抵肺腑。再看看眼前这片金鸡菊，用手轻轻抚过，仿佛是和这些可爱的小精灵打招呼。女孩子天生爱美，她们俯身扯下几根金

一念心清静

这本书。一眼就爱上一张图，一段话。这是一张简单的风景图，晨曦初起，辽阔的，波浪盈盈的江面上，满载的船仿佛一幅静止的画。散发着光晕的太阳高高挂在天空，正俯瞰着大地，碎玉般的光芒点缀着江面。远处高楼林立，笼罩着朦胧柔美的晨雾中。画面纯净清爽，完全没有任何颜色装饰。而那行字打动了我的心：一念心清静，莲花处处开。这莲花又不止是莲花，也不是月色、山峦和其他。静谧幽雅的意境，一段有禅意的话，就这么轻放在了我心里。不由浮想连篇。

一念心清静，莲花处处开。出自唐代庞蕴居士笔下的偈语，他写道：“一念心清静，处处莲花

槐香深处是故乡

在思考，或者正品味着诗和远方。猫的背后，是一树无叶，正含苞待放的梅花，因为整个封面是深灰色打底，图片以黑白为色，看不出梅花的颜色，但那姿态是那么的从容，它正孤芳自赏。不与百花争艳，没有浓郁的芬芳，独自美丽。

从前喜欢颜色鲜艳的书，无论是拍摄的照片也好，还是五彩斑斓的绘图也摆，最好是能触动人心的亮眼的城市风景。那种轰轰烈烈的青春的张扬和不羁，不管不顾地贯穿着少年和青年时期。不懂何为沉静端庄，到懂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再是从前单纯的自己。而成长，不就是这样一个个过程。

于是，怀着愉悦的心境翻阅

着那如雪花般飘落的槐花。偶尔，有调皮的男孩子故意摇晃树枝，一时间，槐花纷纷扬扬洒落，女孩子们便尖叫着，笑着，闹着，欢快的笑声在村子上空回荡。

摘下的槐花，便是大自然馈赠的美味。轻轻将下那鲜嫩的花瓣，放入口中，清甜的滋味瞬间在舌尖散开，带着春日的芬芳与阳光的温暖。母亲也会将槐花变作餐桌上的佳肴。她把槐花洗净，与面粉搅拌均匀，放入蒸笼。不多时，厨房里便弥漫着槐花与面粉混合的香气。蒸好的槐花麦饭，色泽诱人，再浇上用蒜汁、香醋和香油调制的料汁，入口软糯，槐香四溢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或是将槐花与鸡蛋一起炒，金黄的鸡蛋与洁白的槐花相互映衬，不仅色泽好看，味道更是绝佳。

槐树，于故乡的人们而言，不仅仅是提供美味的源泉，更是生

窗树绿满

的背景色，而且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，从春末，经过漫长的夏日，再到秋末。人间的绿是陪伴我们最长久的色彩。正如绿留给我们的观感那样，她是清新，是宁静，还是最知心的人间朋友。

一位朋友喜欢周末背着电脑、书、一壶茶、轻便的折叠桌椅，找一个充满绿意的静寂地方，读读书，写写文章，喝喝茶，悠然闲适地度过属于自己的一段美好时光。她说，她不愿追逐花开，那是短暂的，她更喜欢一些长久的事物。相对于花开的轰轰烈烈的绚烂美好，她更喜欢草木之绿的平淡安然。在清新宁静的沉稳翠绿中，她的心不慌张，不焦躁，她的人也是宁静安然的。

《小窗幽记》里写：“一轩明月，花影参差，席地便宜小酌。”花开的日子是诗意浪漫的，一窗皓

初夏时节，繁花已谢，青果显露枝头。浅夏草木深，树林繁茂，鸟儿鸣欢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这个季节的花也是有的，栀子花、金银花、蔷薇花相继绽放，有的开在农家的庭院里，有的绽放在山间田园。这时，有一种叫金鸡菊的花儿在浅夏时节里悄然开放，不久便铺天盖地于河滩路边，倾泻而至，奔放而热烈，千娇百媚，花团锦簇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金鸡菊一般生长在河滩上、田沟边、山涧中，与水为伴，同湿地结缘。它不择肥瘦，随地生长。开花时，起先是零零星星的两三朵，是那么的引人注目，用不了几天，大片的金鸡菊便恣意绽放了。天蓝地绿，湖水交映，朵朵密集，簇簇相拥，层层叠叠，连成片，汇成海，形成一望无际的黄金地毯，渐渐蔓延到河滩两岸，连河坝上乡间小道也都被金鸡菊包

年轻时就喜欢读书，如今年老也喜欢读书。只是年轻时读的书大多是激情澎湃、缠绵悱恻的，大悲大喜，快意恩仇。现在犹如一粒细小的沙子，融入那岁月的长河，沉寂无声。只以一颗平常心，慵懒意，去阅读心灵放松的文字，去欣赏一幅简洁流畅的黑白图，或是只管坐着聆听舒缓的钢琴曲。哪怕是一朵花、一片云、一杯清茶、一串愉悦的鸟儿歌唱，也能让我心旷神怡。

爱上作家黎戈的书《心的事情》是有道理的。只看封面就让人有恬静安然，会心静，淡淡映人眼帘的是一只端庄优雅的黑猫，通体的黑，前爪撑地，后半身随便盘在地上，形成流畅优美的弧度，但它不自知，正平视着远方，似乎

在记忆的长河中徘徊，总有那么一种味道，如璀璨星辰，在岁月的天幕上熠熠生辉，牵引着心灵的归舟。于我而言，那便是故乡的槐花香。

故乡的槐树，似乎随处可见。村头那棵老槐树，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，静静伫立，见证着村子的变迁。它粗壮的枝干，需几人合抱，繁茂的树冠，如同一把巨大的绿伞，在夏日撑起一片清凉。而当春风拂过，那一串串洁白的槐花，便如灵动的音符，挂满枝头，奏响一曲春的乐章。

儿时的春日，最盼的便是槐花绽放。每当那淡雅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，我们这群孩子，便如同欢快的小鸟，迫不及待地奔向槐树。男孩子们像敏捷的小猴子，迅速爬上树干，小心翼翼地折下一串串槐花。女孩子们则在树下，仰着天真的笑脸，双手捧着裙摆，等待

窗树绿满。盈盈新绿，仿佛一下子就把人间铺满了。

那玄妙，那惊喜，那还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呢，好像只是在繁花下打了一个盹，等到睁开眼，一抬首，一举目，繁花跟人玩起了捉迷藏，躲起来了。脚步快的，早已没了踪影。慢一些的，就显得仓促慌乱，枝上瘦小点点粉红，地上几点，都失了往日风采。

而那铺开的人间新绿，铺天盖地的绿，精神抖擞，像无边的江水一样，浩浩荡荡，气象万千。让人无端有一种敬畏。然而这人间新绿落在人的眼里，又走进人的心中，却又是那般祥和温柔，笑盈盈的，仿佛在说，我们要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呀，我固然不如繁花那般娇艳美丽，但也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清新宁静之味。

是的，接下来，绿会成为生活